

罗浮山志编纂及陈琏《罗浮志》价值考论*

吴凯桐 孙廷林

提要: 罗浮山志编纂始于宋代,南宋王曾《罗浮图志》是第一部辑详赡、体例完备的罗浮山志。明初陈琏《罗浮志》则是现存最早较为完整的罗浮山志,保存了一些王曾《罗浮图志》的原貌。作为现存最早罗浮山志,陈琏《罗浮志》体例上对后世山志的编纂影响深远;一些宋元文献因之得以保存流传,具有一定的辑佚校勘价值;有关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文献,对研究罗浮山宗教史也具有重要意义。回顾罗浮山志编纂史,对当下山水名胜志、旅游景区志的编纂均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罗浮山志 陈琏 《罗浮志》

罗浮山作为岭南名山、道教名山广为人知,相关神仙传说、逸闻轶事不胜枚举。山水名胜志属地方志中的专志,罗浮山志是以罗浮山为编撰核心,汇集罗浮山自然人文景观、人物仙释、逸闻轶事、文赋诗词等各种记载的专书,其历代编纂情况值得梳理。^① 本文在梳理、考证历代罗浮山志编纂、存佚状况基础上,就现存最早罗浮山志——明初陈琏《罗浮志》的体例、内容及价值予以讨论,希望对当前山水名胜旧志整理研究和新志编纂,特别是有关罗浮山文献的整理研究有所助益。不足之处,恳祈方家指正。

一 罗浮山志编纂与现存山志考述

罗浮山偏处岭海之间,伴随中原与岭南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罗浮山渐趋广为人知。汉初陆贾《南越行记》中的零星记载,反映出汉初中原人士对罗浮山的初步了解。^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罗浮山的诗文逐渐丰富。东晋裴渊《广州记》、南朝沈怀远《南越志》等把罗浮山与蓬莱仙山相关联,罗浮山“仙山”地位引人关注。^③ 著名文人谢灵运、徐陵、阴铿均有关于罗浮山的作品,并出现竺法真《登罗浮山疏》、袁宏《罗浮山记》等记录罗浮山的专篇文献。《茅君内传》已列之为三十六洞天之一。^④ 罗浮山渐以佛教、道教名山著称于世,成为文人、缙绅向往的圣地。

唐宋时期,有关罗浮山文献的汇集、山志专书开始出现。唐代佛教、道教盛行,有关罗浮山的诗文、奇闻异事更多。至北宋皇祐年间,惠州通判、庐陵(今属江西吉安)郭之美“被命阅银冶”而探访罗浮山,从僧人处访得“唐元和中黄野人所集异事二十条,言多鄙俚,而意或可采”^⑤。据此可知唐代罗浮山隐士便已注意編集有关逸闻轶事。郭之美“考诸图牒,博采传闻”,

* 本文为广东省哲社规划项目(项目编号:GD17YLS02)、广东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811078063)成果之一。

① 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影印)涉及部分罗浮山志;骆伟《岭南文献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对今存罗浮山志作了较为全面的著录。

② 参见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杨梅”条引陆贾《南越行纪》,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40页。

③ 参见肖妮妮、阎江:《罗浮山仙山文化与唐五代隐士的神仙化》,《长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④ 参见虞世南撰,汪绍楹校注:《艺文类聚》卷7《山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⑤ 郭之美:《山记序》,陈琏《罗浮志》卷7,“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000册,第52页。

于皇祐三年(1051)编成《罗浮山记》1卷^①,载录有关罗浮山的“方域之本源,历代之崇废,云泉丘壑之异,草木鸟兽之名”^②。这当是可考最早的专书罗浮山志,仅有1卷。50年后,郭之美《罗浮山记》刻版已难寻觅,元符三年(1100),惠州知州、凌江(今属广东南雄)谭粹广为博搜,汇为《罗浮集》,在罗浮山宝积禅寺雕版刊刻。^③在郭之美《罗浮山记》基础上,谭粹刊刻的《罗浮集》属第二部罗浮山志。这两部早期山志属罗浮山志初创阶段,南宋人认为这两部山志有“疏脱简略”“辞近矫诬”“迹近怪诞”之病。二志今已不存。

南宋时,罗浮山志编纂走向成熟,标志是王胄《罗浮图记》。应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邹师正之请,惠州教授王胄在《罗浮山记》《罗浮集》二书基础上,广泛搜求“残碑断简之遗缺,村童野叟之讲问,佛言内篇之散漫,悬崖粉板之故新”“析分门类”,宝庆三年(1227)编订为《罗浮图志》,“一洗旧记疏略芜秽之失,而罗浮事迹富而艳,精而复瞻”^④。王胄跋文称:

凡地理广袤之数、岩洞泉石之名、祠官蓝舍之居、真仙高士之迹、宸奎圣翰之焕炳、符瑞宝镇之璀璨,与夫一草木、一禽虫之有异于人间者,靡不详访而备录之,而又搜寻古今之碑记以实其言,收拾士大夫之诗词以备其事,记录有据,编次有序。^⑤

这部《罗浮图志》汇辑较为详备、体例较为严整。如在题咏诗文编次体例上,采取以时间为序,以便于“后来雄词雅咏,随亦接续而书”。另值得指出的是,早在北宋咸平三年(1000)权知惠州陈尧佐“召画工立山之阳,审望详视”,绘成罗浮山图。^⑥南宋罗浮山道士邹师正撰有《罗浮指掌图记》,而王胄《罗浮图志》又是应邹师正所请而编,据此认为王胄《罗浮图志》应当汇辑了陈尧佐、邹师正的罗浮山图等文献,可以说王胄《罗浮图志》在罗浮山志书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此外,乾隆《南雄府志》、道光《广东通志》等著录北宋始兴人谭侁有《罗浮志》,恐不准确。嘉靖《南雄府志》、万历《广东通志》、《粤大记》等谭侁本传均未提及,谭侁之子谭粹编纂《罗浮集》,谭粹《罗浮集序》中亦无一字道及乃父曾编《罗浮志》。宋代是地方志的定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3部罗浮山志,编纂者郭之美、谭粹、王胄均是惠州地方官员,而王胄编纂《罗浮图志》则缘起南宋著名道士邹师正委托,且有惠州地方士人郑万、朱篆等支持参与。地方官员积极主导山志编纂,地方士人加入山志编纂行列,反映出地方文化的发展和地方意识的觉醒,这是宋代罗浮山志发展的推动因素。^⑦

早期罗浮山志虽已亡佚不存,但其汇集保存前代文献、发凡起例之功为后来山志继承,明清时期编纂的罗浮山志甚多。《四库总目提要》著录罗浮山志共4部,其中陶敬益《罗浮山志》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

② 郭之美:《山记序》,陈琏《罗浮志》卷7,第52页。

③ 参见谭粹:《罗浮集序》,陈琏《罗浮志》卷7,第53页。

④ 郑万:《续跋》,陈琏《罗浮志》卷9,第79页。

⑤ 王胄:《罗浮图志后跋》,陈琏《罗浮志》卷9,第78页。

⑥ 参见陈尧佐:《罗浮图赞并序》,陈琏《罗浮志》卷9,第73页。

⑦ 参见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王旭也指出地方官员教化地方的需求与地方士人参与地方志书的修撰,促进地方文化传统的建构(参见《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12卷)今亦不见存。《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现存罗浮山志12部,骆伟《岭南文献综录·地理部·专志·山水》著录有关罗浮山的专志共19部。^①综合二书著录,制表如下:

表1 现存罗浮山志及版本一览

书名、卷次	编撰者	现存版本
罗浮山记(1卷)		明钮氏世学楼钞《说郛》本
		明钞《说郛》本
罗浮志(10卷)	明·陈琏撰	《岭南遗书》本,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罗浮山志(12卷)	明·黎民表撰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本
罗浮山志(14卷)	明·王希文撰	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罗浮志略(2卷)	明·韩鸣鸾撰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刊本
罗浮野乘(6卷)	明·韩晃纂	明崇祯十二年(1639)刻本
		清康熙间刻本
		清康熙间刻后印本
罗浮山志(12卷)	清·李嗣钰编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
罗浮外史(1卷,图1卷)	清·钱以埏撰	清康熙间刻本
罗浮纪胜(2卷)	清·吴騫撰	清康熙间刻本
罗浮山志会编(22卷)	清·宋广业辑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清广州海幢寺刊本
		清康熙宋志益刊后印本
浮山小志(3卷,首1卷)	清·黄培芳撰	清嘉庆十八年(1813)番禺黄乔松刻本
浮山小志(2卷)	清·黄培芳撰	清抄本
罗浮纪胜(1卷)	清·黄培芳撰	清稿本,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罗浮纪胜(3卷)	清·黄锡圭辑	清道光十年(1830)聚经堂刊巾箱本
罗浮记(1卷)	清·李调元撰	清稿本,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浮山新志(3卷)	清·赖洪禧辑	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清咸丰十年(1860)刊本
浮山志(10卷)	清·陈焯等纂修	清同治十二年(1873)活字印本
浮山志(5卷)	清·陈铭珪撰	清光绪间荔庄刻本
		聚德堂丛书本
罗浮志补(15卷)	明·陈琏撰 民国·陈伯陶补	民国9年(1920)刻本
罗浮补志(1卷)	民国·陈伯陶撰	民国刊本

^① 此外,吴騫《惠阳山水纪胜》(4卷,康熙六十一年写刊本)、黄锡圭辑黄观订《惠阳纪胜二集》(3卷,道光十年聚经堂刊本)其中有关罗浮山内容颇多,因非罗浮山专志,故不列入探讨。

据上表查考,《说郛》本《罗浮山记》(1卷)实仅为一篇节文。明永乐间东莞陈琏在宋代王胄《罗浮图志》基础上编撰的《罗浮志》^①,便是现存最早的罗浮山志。嘉靖年间,黎民表的《罗浮山志》(14卷)、王希文《罗浮山志》(14卷)相继刊刻。《千顷堂书目》又著录黄佐《罗浮山志》(12卷),道光《广东通志》辨之甚明:“黎民表志十二卷,即黄志也。观后序,黎为初编,而黄修饰成之。及作志(指黄佐《广东通志》)时不欲自以为功,故以民表著录。”^②实际上是黎民表、黄佐共同纂修,所谓黄佐《罗浮山志》(12卷)与黎民表《罗浮山志》(12卷)乃同一部书。黎民表另有4卷本《罗浮山志》,《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均有著录,今不见传本。东莞王希文《罗浮山志》(14卷)是在顺德梁忆旧稿基础上重修,并与黎民表、黄佐《罗浮山志》(12卷)存在密切关系。^③此外,明代所修罗浮山志,还有博罗人韩鸣鸾《罗浮志略》(2卷)和南海人韩晃于崇祯十二年(1639)刊刻的《罗浮野乘》(6卷),二书改旧志“艺文”单列附后的体例,将历代艺文编排在相应条目下,概述、图志、艺文依次编排。

清代编纂的罗浮山志,以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为大成。该书共22卷,对历代旧志进行汇总辑录,据该书卷首纂辑书目,其辑录之书达58部(篇)之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网罗阙逸,计事增旧十之五。后来罗浮诸志,多以是为蓝本”^④,称得上是罗浮山志编纂史上集大成之作。该书虽辑录广博,但体例上缺乏裁剪、内容上较为繁芜。如邹师正、黄佐、黎民表、潘勗等人4篇记文不入《艺文志》,而收入《名胜志》,与卷2、卷311列举洞岩、塔寺、坛观、庵庐、古迹等罗浮名胜,多有重复。陈伯陶指其“乖错芜杂,读者苦之”,反映出该书的不足之处。虽然如此,作为汇辑最广、卷帙最多的一部山志,《罗浮山志会编》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地位。

综观罗浮山志纂修情况,现存15部罗浮山志,纂修者自明初陈琏至民国陈伯陶,除钱以垵、吴騫、宋广业3人外,其余皆为东莞、南海、博罗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士人。宋代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士人阶层形成,文化传统建构成为明清时期珠三角地方士人的一项重要事业。^⑤伴随山志纂修,从汉晋时期的“仙山”,到唐宋以降成为岭南地域标志,至明清时期罗浮山“粤岳”的形象地位最终确立起来。^⑥其中明初陈琏《罗浮志》因其为现存最早的罗浮山志,且与宋王胄《罗浮图志》存在密切的承续关系,其体例、内容与价值尤值得深入探讨。

二 陈琏《罗浮志》体例与内容

如上文所述,永乐年间东莞陈琏编撰的《罗浮志》是现存最早的罗浮山志。陈琏(1369—1454),字廷器,别号琴轩,东莞人。据黄佐《广州人物传》记载,他“自幼聪敏善学”,“领洪武庚午乡荐,入太学,选为桂林府教授”,建文三年(1401)升为国子助教。陈琏“尤好著书,凡所临郡邑,必采其山川人事风俗物产”,永乐初年(1403)为许州知州,编撰《颍川志》;

① 据王胄《罗浮图志后跋》:“郭公之美,尝为《罗浮山记》。郡侯谭公粹,又尝为《罗浮集》。……今集二家之善,编为成书,曰《罗浮图志》。”可见郭、谭、王三志是一脉相承的。详见陈琏《罗浮志》卷9,第78页。

② 道光《广东通志》卷193《艺文略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3册,第245页。

③ 参见柯亚莉:《天一阁藏五种孤本明代专志考录》,《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④ 《四库总目提要》卷76《史部》,中华书局,1965年,第666页。

⑤ 如易代之际宋室君臣崖山殉国成为珠三角士大夫建构岭南文化正统性的重要资源。参见左鹏军《厓山记忆与岭南精神的发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⑥ 参见陈国飞:《从仙山到“粤岳”:岭南文化版图中的罗浮山》,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永乐三年，改任滁州知州。^①据《罗浮志》序文，永乐五年陈琏“自滁阳考绩至京师”，访罗浮山道士徐子明、邓能宗，从徐子明、邓能宗手中获取的山志是“王胄所辑，而后人所续”^②。这说明在王胄《罗浮图志》基础上，后人不断续修山志。陈琏所见“非刻本，卷帙弗全，字多舛谬”，在此基础上，陈氏于永乐八年编撰完成15卷本《罗浮志》。

关于陈琏《罗浮志》版本，永乐八年（1410）编订完成后当即有刻本刊行。成化五年（1469），博罗知县胡槌称他从“致政大参吴公（当指归善人吴高）”得到的《罗浮志》，“乃东莞致仕亚卿陈公所著，门人罗彦通编录，大参重加汇集考订”^③。于是其捐俸刊行，此为成化刊本，今未见存。清末伍崇曜编纂岭南遗书，所据版本乃是从其“亡友黄石溪明经旧藏明初初印本”抄录而来^④，所谓“明初初印本”或即是永乐间刊本。今较为易见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又是据岭南遗书本排印。

陈琏《罗浮志》卷数颇有争议。据陈琏序文，陈琏“考订去取，汇而成编，增至一十五卷”^⑤。万历《广东通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均著录为15卷。康熙间东莞人卢挺《罗浮山囊序》也称“陈琴轩与门人罗泰增辑十五卷”^⑥。至清康熙年间宋广业纂辑《罗浮山志会编》，其中出现两种说法：一是在《人物志·陈琏传》中称陈琏“得《罗浮志》于神乐观道士邓能宗，增修之为十卷”^⑦。二是在所收录陈琏《罗浮山志序》中则仍称15卷。清末岭南遗书本伍崇曜跋文认为，陈琏序中所言“十五卷”是抄录失误，原书就只有10卷。民国陈伯陶认为，陈琏原书应为15卷，现存岭南遗书10卷本缺佚的是宋以后的诗文。他进行考订补充，编为《罗浮志补》15卷。我们认为，据序文和书目著录，陈琏《罗浮志》15卷或可采信，可能因散佚或后人重刊，康熙年间便已出现宋广业所见到10卷本。

现存陈琏《罗浮志》10卷，卷1主要记载罗浮山的自然景观。首篇《罗浮总论》中引《汉书·地理志》《闽中记》《罗浮记》《元和志》《南越志》《茅君内传》等唐以前文献，称述罗浮山不在“五岳四镇之下”，这应是对王胄《罗浮图志》的直接因袭。以下按“洞天”“福地”“山”“峰”“岩”“洞”“谷”等十数个条目列举，对各景观的地理位置与相关逸闻轶事分别进行记载。卷2集中记载罗浮山人文景观。寺观篇重点记载延祥、宝积、龙华、南楼、资福、东林、花首佛教七寺和冲虚、酥醪、长寿、明福、白鹤道教五观。“寺观”之下，并附“楼”“阁”“堂”“祠”“轩”“庵”“塔”“仙冢”“佛像”等约20类。景泰禅师入定的阿耨塔、葛洪衣冠冢以及丹炉、药槽，以及御书阁、明月戒坛等佛教道教各类景观及相关史迹，对了解早期罗浮山宗教史具有一定的价值。卷3为杂志篇，汇集南宋绍兴年间惠州教授、长乐（今属福建福州）人陈申辑录苏轼有关罗浮山的诗文，以及罗浮山的灵迹、物产等，其中包括葛洪、葛玄、单道开、景泰禅师等早期罗浮山重要宗教人物逸闻轶事，此外涉及唐宋时期白玉蟾、黄野人、轩辕集等罗浮山仙真。还记载了罗浮山特产笼葱竹、九节菖蒲、七星松等。

卷4、卷5为神仙篇，并附“女仙”“释”“道”，共4个类目。卷4专载道教仙真，共28位，

① 参见黄佐：《广州人物传》卷14，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页。

② 今10卷本《罗浮志》此序有缺漏讹误，须参考收录于《罗浮山志会编》卷10《罗浮山志序》。

③ 胡槌：《新刊罗浮志》，陈琏《罗浮志》卷尾，第1页。

④ 参见伍崇曜：《罗浮志跋》，陈琏《罗浮志》卷尾，第1页。

⑤ 陈琏：《罗浮志序》，陈琏《罗浮志》卷首，第1页。

⑥ 卢挺：《罗浮山囊序》，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卷10《艺文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第725册，第659页。

⑦ 卢挺：《罗浮山囊序》，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卷6《人物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25册，第611页。

其中秦代1人、汉代5人、六朝6人、唐代6人、五代1人、宋代6人，多为葛洪、轩辕集、白玉蟾、陈楠等有据可考的历史人物，亦有安期生、邝仙等传说仙真。黄佐认为陈琏《罗浮志》记载“郑安期、朱桃椎之类，未免疏谬”^①。这种评价是基于黄佐站在儒家礼制立场上对仙真、祠神信仰的排斥。实际上，今天看来陈琏对有关罗浮山早期道教、民间信仰的客观记载，恰恰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卷5列女仙5人、僧侣8人、道士9人，其中不乏鲍姑（鲍靓之女，葛洪之妻）、景泰禅师等罗浮山道教或佛教名人。卷6为人物志，收录游览罗浮山或写有关罗浮山诗文的“历代名缙绅、才大夫”共计50人，其中属六朝的萧簪、袁宏2人，隋唐时期的10人，宋代36人，元代2人。

卷7至卷10为艺文志，收录有关罗浮山的各类文章。卷7先列《艺文》部分小序，“凡旧志文词有关兹山者，率类次于左，后有所得，当续书之”。这一体例实际上是宋代王胄《罗浮图志》“后来雄词雅咏，随亦接续而书”所确立下来的。该卷收录序文4篇，其中3篇为颇具价值的宋代文献。卷8收录记文15篇，均为宋元文献，且多篇文献仅见收录于此，具有多方面价值。卷9收录铭、赞、偈、颂、题名、跋、赋7类，除南朝梁萧簪《罗浮铭》外，其余均为宋代文献。卷10收录仙释、唐宋人诗歌。

作为现存最早的罗浮山志，陈琏《罗浮志》对其后的罗浮山志编纂影响颇大，如黎民表《罗浮山志》（12卷）便是“即陈琴轩氏所为志而增修之”^②。陈琏《罗浮志》的地位与价值为人公认，晚清民国时期东莞人陈伯陶称其“琴轩博洽，其厘正删补，具有法度，记载亦最详实”。后出之罗浮山志，虽然其辑录可能更广，但涉及仙释传说轶事往往“附会踳驳”^③。陈琏《罗浮志》则因其本于宋人撰述，保存诸多唐宋及唐宋以前罗浮山仙释、人物、遗迹等本来面目的文献记载，且因其体例“修洁严谨，尚见庐山真面目”^④，有着明清罗浮山志无可替代的价值。

三 陈琏《罗浮志》价值

陈琏《罗浮志》是现存最早且较为完整的罗浮山志，与南宋王胄《罗浮图志》存在密切关联，对保存明代以前罗浮山的文献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收录的《广莫庵记》《罗浮景泰禅师说法偈》《题东坡先生杂书后》《罗浮山冲虚观化缘疏语》4篇宋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不见于其他宋代文献，今人编纂《全宋文》失于收录。^⑤元惠州路教授陈清溪《登山记》记载元武宗即位后，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十五日罗浮山国醮祈福，这是宋元易代后元朝首次在罗浮山举行国醮典礼，侧面反映该年政局变动。这篇重要文献仅见于陈琏《罗浮志》，今人编纂《全元文》也失于收录。这些仅见的宋元文献，体现出陈琏《罗浮志》保存文献的作用和重要的辑佚价值。此外，由于陈琏《罗浮志》成书较早，收录的其他诗文虽也见收于文集、方志等，陈琏《罗浮志》却具有重要的文献校勘价值。

陈琏《罗浮志》收录诸多有关罗浮山道教文献，对研究罗浮山道教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北宋南海人霍晔《冲虚观记》因《罗浮志》而流传于世，文中记述罗浮山著名道观冲虚观渊源于葛洪所创的都虚观，记载唐天宝年间置十家奉祀葛洪祠，在宋代冲虚观为朝廷“遣使祭醮降香”首选之地。南宋留元长《金丹世系记》作为南宗道教的重要文献，也因陈琏《罗浮志》而

① 黄佐：《罗浮山志序》，道光《广东通志》卷193《艺文略五》，《续修四库全书》，第673册，第245页。

② 黎民表：《罗浮山志后序》，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卷10《艺文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25册，第656页。

③ 陈伯陶：《罗浮志补》卷首《增补陈琴轩罗浮志序》，“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32册。

④ 伍崇曜：《罗浮志跋》，陈琏《罗浮志》卷尾，第1页。

⑤ 参见吕冠南：《〈全宋文〉补辑四篇》，《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得以保存,其中有关罗浮山金丹世系的记载反映了南宋时期道教史的面貌。南宋著名道士邹师正《罗浮指掌图记》是一篇重要的有关罗浮山宗教史的文献,对了解考证唐宋时期罗浮山佛教、道教发展状况以及罗浮山自然人文景观均具有重要价值。南宋《度牒题名》反映朝廷对罗浮山道士度牒管辖情况,对了解罗浮山道教与宋代宗教管理制度具有一定作用。南宋白玉蟾《庆云记》、元代赵孟杰《醮山记》记载南宋及元代在罗浮山举行国醮祈福,反映出罗浮山在宋元时期国醮中的独特地位。此外,陈珪《送神乐观徐道士归罗浮》一文涉及明初罗浮山重要道士徐子明及当时道教政策,也值得注意。

陈珪《罗浮志》辑存的相关佛教、民间信仰文献,有助于罗浮山佛教史、民间祠神信仰的研究。北宋广州知州高绅《中阁禅院修建道场颂并序》反映出在宋真宗声势浩大的“天书”活动中,远在岭南的罗浮山遥相呼应,真宗派出使节在罗浮山佛教圣地中阁禅院举行七昼夜盛大的祈福道场。南宋王胄《狮子庵记》记载南宋时期罗浮山佛教僧徒与韶关南华寺的关系,其中涉及狮子洞从道教泉源洞天到佛教狮子庵的转变,对考察罗浮山道教、佛教发展具有一定价值。作为现存最早的罗浮山志,该书保存了民间神灵信仰的较为原始的形态和重要的资料,如与罗浮山关系密切的黄野人信仰,后人往往难以考证其渊源,又多与王野人等传说混淆,而据陈珪《罗浮志》辑录的《罗浮指掌图记》相关文献资料,有助于从源头上澄清其演变过程。

陈珪之前的罗浮山志,如郭之美《罗浮山记》、谭粹《罗浮集》以及王胄的《罗浮图志》,原书皆已不存,而郭之美《山记序》、谭粹《罗浮集序》、王胄《罗浮图志后跋》等俱为《罗浮志》所收录,成为罗浮山研究的重要史料,对于揭示从宋至明罗浮山志的成书脉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陈珪《罗浮志》体例上分“洞天福地”“寺观”“杂志”“神仙”“人物”“文”6篇,后续的罗浮山志基本延续这一体例。

结 语

宋代地方意识觉醒,地方官员通过方志修纂进行文化建构、推进文教教化,这是地方志从“图经”到“方志”、从重“地记”到重“胜览”,以及山水名胜专志出现的重要推动因素。在此背景下,宋代王胄《罗浮图志》出现,标志着罗浮山志编纂走向成熟。同时宋代岭南逐渐完成从“蛮裔”到“神州”(屈大均语)的文化转向,伴随士人阶层逐渐形成,地方士人建构地方文化积极性提高。明初陈珪《罗浮志》开启明清地方士人纂修罗浮山志先河,对之后珠江三角洲地方士人纂修罗浮山志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罗浮山志编纂史的阶段性特征既是地方志修纂发展史的反映,也是岭南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体现。

综观罗浮山志编纂史,地方官员主导编修山志起到引领作用,而明清时期地方士人主动编纂山志则是主流。陈珪、黎民表、黄佐、王希文、卢挺等明清时期罗浮山志的纂修者,以至民国时期的陈伯陶,均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杰出士人,富于学养,熟悉文献。出于对乡邦文化的珍视,他们自觉投身于罗浮山志编纂中,对罗浮山文献传承、罗浮山历史文化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山水名胜专志,是我国地方史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整理旧志和编纂新志,是当前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取向之一,受到各地重视。很多地方或对旧志进行文化资源的整理发掘,或启动新的山水名胜志、旅游景区志的编纂。总结罗浮山志编纂史的经验,有助于科学定位地方政府在山水名胜志、旅游景区志编纂中的角色职能,给当下新志书编纂以有益启示。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